

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新学社
PDG

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41,000字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111·511 定价 0.12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

目 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人民日报》记者（1）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9）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18）

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25）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 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32）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高 路（40）

我们是怎样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

.....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党委会（47）

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

.....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党支部（5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人民日报》记者

当前教育界、科技界开展的革命大辩论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今年的头一个月，清华大学的干部和群众以丰富的斗争成果告诉我们，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我们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毛主席的两首词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这场斗争实质的认识。他们回顾了这场大辩论的进程：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跳出了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了这场革命大辩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随后，他们又对整个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斗争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说明，这场斗争不

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在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和元旦社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同一时间里，教育、科技等战线为什么都有那么极少数几个人跳出来刮右倾翻案风？他们为什么那样疯狂，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为什么敢于如此放手大干，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为什么那样有恃无恐，把希望寄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上？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哪里刮起来的？

在这些问题的面前，清华大学党委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把教育界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跟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联系起来，把现实斗争同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加以比较。答案很清楚，这场斗争不只是教育质量高低的争论，不只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争论，不只是几个单位的领导权问题。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他们这也要“扭”，那也要“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 and 社会主义道路，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颜色。工农兵学员说得好：“右倾翻案风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但我们要被赶出校门，千百万阶级兄弟还要人头落地。”

清华大学党委组织广大师生员工，重温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作了阶级分析。在大辩论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就贴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整党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随着大辩论的进一步深入，阶级阵线

越来越清楚了。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有的根本就没有认过输。他们中间，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我们必须掌握阶级关系的变化。有的人过去是党的同路人，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今天，他们站到敌对阶级一边去了，也就是说，站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他们一上台，就顽固地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清华大学党委掌握了运动发展的趋势，迅速作了大辩论深入开展的部署。各级党委成员深入到班组中去，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的坚强堡垒，以班组为基点开展大学习、大批判，既加强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又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广大干部、群众，同仇敌忾，在前一段大辩论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右倾翻案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

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大批判。

在大批判的过程中，师生员工紧密联系现实斗争，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毛主席同陈独秀、刘少奇、林彪，都作过坚决的斗争，写下了光辉的著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列宁、毛主席的重要论述，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他们研究了革命导师的斗争经验，也研究了苏联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惨痛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革命大辩论步步深入，大批判的水平越来越高。

去年，工业自动化系自动化专业三一班的工农兵学员，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时题为《到底是谁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大字报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不是我们，而是那股右倾翻案风。随着大辩论的深入，许多同志提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真的关心四个现代化吗？带着这个问题，工农兵学员反复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大字报每修改一次，思想认识都提高一步。最后，他们把大字报的题目改为《右倾翻案风要搞现代化，还是要复辟》。大字报指出：资产阶级所谓不讲阶级斗争是假，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现代化或者搞不成，或者在一个时期暂时搞上去了，但最终还要垮下来，或者搞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的现代化。右倾翻案风以“四个现代化”作大棒，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说明，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最近，广大师生员工对这个谬论的批判，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联系起来批判，不仅看到大旗下包藏着极为险恶的祸心，而且看到“四个现代化”的背后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要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他们到处煽动人们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一股脑儿刮掉。

什么是纲，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有英明的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

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学习了革命导师的教导，再看看那些右倾翻案的奇谈怪

论，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清楚地认识到，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就是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纲领。什么“教育质量低”，“科研落后了”，“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谬论，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为了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正在走的走资派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所顽固坚持的，恰恰是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接连破产的修正主义路线，恰恰是刘少奇鼓吹了十七年，而林彪妄图塞进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

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既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搞了折衷主义。面对着他们这种反革命手法，广大师生员工翻开列宁的光辉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发现这种手法不过是从布哈林那里拣来的破烂。在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论战中，布哈林曾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他却要把双方统一起来，来个“缓冲”。对于这种谬论，列宁给予严厉的驳斥，列宁说：“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穷途末路的修正主义者既要反革命，又要掩人耳目，不惜故伎重演。革命人民却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及时撕下他们的面纱，揪住了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黑手，抓住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狐狸尾巴。

象这样以学习推动大批判的事例，在清华大学比比皆是。许多同志在写一张大字报的过程中，阅读了十几篇，甚至几十篇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精密仪器系机床专业三二班的工农兵学员说：“这样写大字报，时间虽然花得多，但是要害抓准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去战斗。”

革命大辩论既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必然会遇到阻力。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就是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迅猛向前发展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旧的习惯势力。正在走的走资派还在妄图压制这场大辩论，压制群众起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歪曲这场斗争的实质，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旧的传统观念腐蚀干部和群众，妄图拉拢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的挣扎是徒劳的。在遇到阻力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一位领导干部就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走资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绝不答应。我们充满信心去夺取大辩论的胜利，击碎任何走资派复辟倒退的迷梦。”三个月来，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如火如荼，广大师生员工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取得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这样的事实就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抓住这场斗争的实质，揭露极少数人顽固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狰狞面目，那么，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受了他们影响的同志，就会很快起来，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这股右倾翻案风，有它的国际根源和国内根源。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旧的传统观念的存在，由于阶级的存在，旧社会的细菌还在时时刻刻地侵蚀我们的肌体，因此，

它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我们这场大辩论就是要
在斗争中锻炼群众，使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产生修正主
义的社会根源，尽可能地缩小修正主义的市场。在这场大辩
论中，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
革命的觉悟，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
高，共产主义思想正在迅速增长。他们说：“在大辩论中，我
们失去的是旧社会的精神锁链，得到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光辉胜利。”

对于极少数几个处境十分孤立，而且越来越孤立的走资
派们，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愿意改邪归
正，真的而不是假的，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搞什
么名堂，那就回顾一下吧，妄图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
连同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被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得
粉碎。”清华大学的干部、群众正是以这样的革命气概，在党
的领导下，高声吟诵着毛主席的词二首胜利前进：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试看天地翻覆。”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洪流，正奔腾向前。但是，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斗争仍然很激烈。教育界有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想用这股歪风刮掉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对于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进行了种种攻击和非难。他们的矛头决不是对着我们一个学校的具体工作。究竟我们走的基本道路对不对？究竟他们那些论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办大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我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已经六年。六年来，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逐步加深了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理解。我们认识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

“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实践中提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我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在学校里，政治同业务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业务。这本来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精神的。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理由呢？据说是这里没有提业务，“讲一面总是不成”。请不要偷换概念。我们讲的是统帅，是究竟什么占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政治、业务“两面都讲”，把它们都当作统帅，那岂不就取消了统帅？说穿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目的正是如此。他们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手法，来贩卖“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教育战线经过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在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是消失了呢？没有！资产阶级要用教育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无产阶级则要用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然要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任何专业学校，如果想办什么“纯业务大学”，不坚持政治挂帅，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硬说当前是“政治冲击业务”，不学知识，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照他们的说法，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而是知识多与少的矛

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不再是修正主义了，而是忽视业务。这不是对党的基本路线明目张胆的篡改吗？

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修正主义错误时就尖锐地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毛主席也反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政治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的关系的指针。技术工作、业务工作，只能为政治服务，学校的专业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一听见把专业学校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学校的说法，就跳起来反对，这说明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奇谈怪论，实际上是与新老修正主义者刘少奇、林彪、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一脉相承的。

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那么起劲地反对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为了关心我们的专业，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在批判那种所谓“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谎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正是这样。我们朝阳农学院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作为师生的必修课，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使学生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而且也学到了农业科学技术。无数

事实说明，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不但不会妨碍学习业务和技术，反而能够促进它们的提高和发展。如果按照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去做，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习业务、学习技术，那岂不是又回到旧沈阳农学院的老路上去了？可见，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什么关心专业、发展科学，而是要重新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这条复辟倒退的路线，是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坚决不能接受的！

农业大学必须实行“社来社去”

农业大学要满足广大农村对于农业技术人材的迫切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实行“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拿工分，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超越阶段，步子迈得太快了。这不是和当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唱的同一个调子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把它叫做旧社会的“痕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一个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洗刷旧社会的“痕迹”，促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迫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迎来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我们的